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四



責監 司稽 緩罪 教閱 不許 設酒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洸具到衢州守  
 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 申繳文歷比他州稽緩守臣可恕所專員  
 者監司其提刑趙彥端 降兩官曾懷奏賞信罰必要當如此上曰  
 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己酉詔已降拍揮  
 之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王  
 帥樹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割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  
 ○庚戌進呈安南事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討論賜  
 各典故以聞○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紹興二十  
 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  
 一帥司女歲春秋選差將官前土 詔州教閱緣乾道新法按閱條內  
 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示 詳指揮施行仍令敕令所修立成  
 法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士軍弓毛 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戾  
 當坐其罪○辛酉詔平江府 卿見存家產抄估補填所侵盜  
 官金以臣僚言焉 和勿大星 一為二千餘員人

禁造 軍請

用人 弊

己故有是命○庚午 臣差 冠充汾海制置 幹時冠差道屢  
 經繳駁上頗憐之朝廷欲以公每制置司幹當使 臣闕一員改作文  
 臣幹辦公事處冠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  
 乃因冠而改稟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次處之○庚辰詔州  
 郡循習舊弊巧作各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借請受并  
 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蠹  
 財困民致令歸正揀汰之人拖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是  
 日賜交趾國名安南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三月辛卯召步軍司  
 十軍弩手射鐵塚簾赴內教○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  
 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  
 主之柄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衛者紛至  
 始則悉力求之不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  
 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官司  
 職義也背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  
 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不嘗為旬月計也  
 願明詔大臣深思致弊之由共圖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奉職

孝宗 淳熙元年

濟欲導格補官上曰朕不獨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却是

王奇龍 淮南帥

訓宗 至子

聚議 用漢 故事

文任 將帥 牧守

不許 便易 差遣 治為 幸不 賞罪

從之○是月進呈浙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

濟欲導格補官上曰朕不獨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却是

為百姓○初祖宗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

進士上三名賢良方正曾任館閣省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職及流

外納粟尤不使汙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

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士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

光祿大夫至承務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職則併去左

右字論者尤以為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

左右之制亦復行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為本范純仁偏蔽之論

請復省去從之○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為大言備位

無補欲為脫身之計遂請分閩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鑿

流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此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為

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為東西路○夏四月宗

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太

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棟華宅茂字子連中字

魏王下時字子連若字○詔制科略曰昔我一祖臨御親選天下

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

何其盛哉○五月丙申進呈臣僚劄子陳請伏見八部及諸寺監官

同共討論勘當文字多是不曾聚議取辦臨時遂致考究未盡供報

稽緩乞今後令所轄所隸官司會議供申上曰此用西漢故事甚為

得躰便可施行○已亥簽書葉衡言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

二者之患每在數易望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行守以

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從之○甲寅著作郎木待問奏士大夫氣節

不立惟在陛下涵養作成如奔競之習最壞氣節不可不革上曰當

如卿言必見之賞罰使之懲戒○六月丙辰朔詔王友直吳挺持身

甚廉治軍有律凡所統馭循弊頓除可並與建節鉞武功大夫榮州

刺史提舉台州崇道觀秦琪身任帥臣蠹壞軍政專事阿附貪墨無

厭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戊午詔累降指揮已有差遣

人不得干求換易比來約束浸弛日益奔競今後似此之人可依已

降指揮三省具名聞奏當議降黜其已授差遣人朝辭訖限半月出

門○已如詔知漢州浙主管崇道觀晁公退各降一官新州編管

張松移南恩州沂等薦舉夔路鈐轄陳彥充將帥任使至是密院審

孝宗 淳熙元年

察彥別無可採故也。○是月詔議給饗東嚮之位。初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給饗則太祖東嚮乃者紹興五年董弁建議乞正藝祖東嚮之尊謂大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給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傑劉寧止胡文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穀楊晨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祖帝祫丞嘗並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弁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需為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給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創業之祖其大廟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親盡而祧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與聖之廣唐

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與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只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或祔天興殿或祔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饗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帷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大常寺討論○右丞相曾懷能○秋七月內降詔曰朕惟天下治亂繫乎風俗之熾惡風俗熾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垂爭陵犯之變朕嘗戒奸貪黜浮靡躬節儉以示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行以厚風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古虞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言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之辜必罰無貸○甲午進呈檢放過乾道九年災傷倚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年為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作兩年帶納江西路即不曾據州軍報到災傷數上曰既是災傷若與倚閣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與蠲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丁酉詔

存撫  
歸正  
人  
臣躬  
視水  
災

對大  
臣託  
謗  
今密  
院  
心差  
余

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  
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癸卯中書門  
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婦正等人詔令四川  
安撫制置司行下都統司將上件婦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巡門相視既而相視到  
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  
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住量入白地租  
錢○戊申江東提卒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濬治陂塘今  
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三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二千四百五  
十一所可灌漑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割下諸路依此  
逐一開具以聞○是月曾懷復相先是臺臣詹亢宗李棠論李杓王  
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方  
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懷以求  
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八月庚辰上曰密院差除  
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待  
朕處置庶免人言○壬午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

之人而為之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為奸  
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傑奏陛下聖訓誠  
為至當上又曰絲之為人初不害禹之成功倭又奏陛下聖訓及此  
誠堯舜之用心矣

聖主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  
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廢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  
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  
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為黨也雖堯之薦共工皆斥之  
可也四岳之薦鯀四岳豈鯀之黨哉君子以道相同衆人以利相  
從然則其有黨者必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為黨之一說  
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及逐天下之異已故也聖訓及此  
固已深蠲君子小人之情  
偽天下之福熟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  
酒樂甚太上年將七十而步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太上行苑園間  
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皇太子  
任剛中初歲豐年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  
容者懷等奏此皆陛下聖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庚寅詔行  
聖務心公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壬辰詔

聖務心公任滿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壬辰詔

西漢

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外今年雖是豐熟尚慮民力未甦所有第四第五等入戶合納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如州縣輒敢違戾拘催許入戶越訴及不得容縱人吏作弊將第三等以上稱第四等以下入戶減免並令監司覈察按劾聞奏○乙未進呈准東安撫司申商進等私攬戚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推場牙家事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同知趙德溫并一管軍千戶對問上曰彼能如此甚是揚俊奏虜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上曰然切不可以此為喜於理固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不免於亡者恃秦之不我病也諸葛亮之在蜀无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在於斯欤夫有急則坐薪嘗膽以為憂无事則既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為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者慶曆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冊韓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无事則後必有大憂又况大統之未一大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忘於此故然則不以夷狄之懷為安而常慮天下之危聖謨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

○新知隨州蔡戡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錄上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

治苞 直受 賂罪

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鑒○丁未詔張薦不合輒受賄賂遣三官勒停彬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夫修武郎閣門祗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薦係武經大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是月曾覲開府儀同三司

戒士 天用 術

○幸玉津園宴射○冬十月壬戌詔自今違法賣易恩澤及薦奉授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戊辰詔紹興府今年合起發上供苗米四萬二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元言諸縣旱傷故也○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發書樞密院事揚俊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戎狄強而中國弱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為虜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取進風俗之弊當球正之仰惟聖謨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受玉音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甲辰以龔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畢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

淳熙元年

私政徇

會懷罷相葉衡

上用為下手法

流放

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未是處鄉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書之事蓋輔贊彌縫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韋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宜容使迹見于外○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以葉衡為右丞相○已酉著作佐郎鄭僑劄子論祖宗朝每日召見講讀官至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上曰自太宗真宗始置侍讀講官於聖學尤為留意○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事上諭葉衡龔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上聞却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廷嚴行禁約事躰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十二月甲子詔臨安府鹽官縣三鄉旱傷可減放苗租等六千三百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準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闕知縣李宗文再同檢視合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丁卯詔前軍

與中軍各帶申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射射鐵塚簾赴內教○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茂良言官人之道在朝廷則當量人才以擢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法者自晏敷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衝改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敕毋得用例破條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寬縱是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甸復分為東西路○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徙判明州治

正春正月甲申朔○二月癸亥詔泉州左翼軍去朝廷



晉

降書

子

知縣

知縣

知縣

二千里海軍必命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切發一時聽  
 按撫制○三月己丑進呈何澹試館職策有御筆勾題奏審取旨  
 上出文字一紙乃錄其策中所言望湖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  
 或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釐務之人今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  
 改官未聞有不許改官者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  
 檢照條例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於進  
 卷內具出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奉人賜詹駿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  
 特奏名按射推賞有差後遂為例○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  
 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  
 兵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不悅  
 宣之第五○是春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夏四月壬  
 子朔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上曰綱  
 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德龍茂良奏緣朝廷以金  
 錢換收會子椿管不用金銀價低軍人支請折閱所以思用會子上  
 曰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三日復宣問及此衡奏戶  
 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  
 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領  
 所分數入納如何兩處且各以三十萬與之兌換金銀及錢良臣申  
 到戶部入納闕少會子并兩淮收換銅錢已支絕會子乞再給降上  
 曰會子直如此少茂良奏聞得商旅往來貿易競用會子一為免商  
 稅一為省脚乘二為不復折閱以此觀之大段流通上令應副因宣  
 諭兩鄉等子細講究本末思所以為善後之計○乙卯進呈江西湖  
 南昨得旨以類年旱傷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  
 諸郡支遣不足緣此敷擾及民上曰此是特恩又所爭止十七八  
 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內除豁仍禁戢不得輒有敷擾許人戶越訴將  
 違矣官吏重作施行○戊辰與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劄子  
 切見四川諸軍近年以來立將官差除廢罷雖各為出自宣撫司其  
 實多自諸司官屬及州縣官造作毀奪推薦中害往往罪賞不當因  
 此兵將官不以職事為意專務奔競交結之指揮嚴行戒飭詔令宣  
 撫司常加覈察如有違戾具名申奏重作施行○五月己丑詔知縣  
 並以三年為任從知饒州王師愈之奏也

身

古者吏與民相親官吏布於六鄉之中又何嘗有遠  
徙更湯之勞哉故夫言焉而民聽之令焉而民從之後世既異於  
古而不使之久任以千萬人之情偽而聽於一令之口雖得  
賢者為之猶恐難乎其為力也三年為任則官備其業民習其教  
古之意為

辛卯

宴宰執於澄碧上曰今歲雨暘時若蠶事已畢聞諸勳麥已登  
場米價低平百物俱廉可喜遂沉問中外事葉衡等各以所聞對上  
曰自三代而下至于漢唐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故衡奏正為聖君  
不常有如周之八百年所稱極治者成康而已上曰然朕嘗觀無逸  
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君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未嘗不以  
此為戒衡等同奏陛下能以無逸為龜鑑誠宗社稷無窮之福也  
上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曰如陸贄之於唐德宗不為不遇朕嘗覽  
奏議喜其忠直次第見於施行龔茂良奏蘇軾在經筵繳奏陸贄奏  
議其表云人臣獻言正如醫者用藥藥須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  
陸贄不遇德宗今陛下深喜其書欲推行之是亦遇也上又汎論用  
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朝廷所用止論其人賢否如何不  
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餘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

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為人主但公  
是公非何緣為黨衡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聖明矣  
武誠非難事上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絃皆起謝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為清  
議之說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  
沽名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皆由此深害治  
林豈可不痛為之戒卿等可書諸紳茂良奏曰唐末白馬之禍害及  
縉紳至有清流濁流之說然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上曰朕常  
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辨之所以治天下者其  
要在此○六月癸亥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南第四  
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  
揮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九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守諸  
人制此尤不可不望詔大臣求材預備待其或闕則取  
其人同久於其任從之○是月定補外帶職格  
補也邦彥言陛下憂勤萬務規恢事功然而國

外帶  
我格

四川  
罷宣  
制授

和仲  
罪失律

張栻  
論廣  
西益  
法

勢未強兵威未振民力未裕財用未豐其故何耶由群臣不力故也  
望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數待有功之侍從以  
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相任侍從宰相無功而退者並以舊官歸班  
推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而為差等任  
侍從而功大與之宰執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  
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執而其所立之功可以得侍從或宰  
相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愛求進之心為立事之心  
而陛下之志遂矣上深然之遂詔自今宰臣侍從除外任者非有功  
績並不除職在朝久者特與轉官其外任人非有勞効亦不除授於  
是曾逮以權工侍出知秀州不帶職用新制也○罷四川宣撫復制  
置使湯邦彥又論四蜀復置宣撫而以應于舊屬場務悉還軍中又  
除統制司赴宣司審察外其餘皆俾都統自差是與其名而奪其  
與其名則前日躰貌如故奪其功則前日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  
為如故之躰貌是必上下交惡軍帥不睦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上  
亦納其言於是召沈夏還朝而宣撫司遂罷矣○竄將希王炎張說  
希炎落職說降觀使建昌袁撫州居住以言者論二臣其始皆言誓

死效力以報君父及得權位懷奸失職深負使令也○秋七月乙未  
宰臣進呈訖上曰今中外無事近日時時得雨豐稔可待會子通行  
民間銅錢日多甚可喜葉衡奏今諸處會子甚難得謂宜量行支降  
行使上曰未可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  
施行○丁未上宣諭葉衡等賈和仲朕本欲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  
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肯用命令和仲  
正緣輕敵冒進誅之却恐將士臨敵退縮俟動到情犯別議施行先  
是上宣諭衡等賈和仲與茶賊戰失利當治其罪此須商量要歸於  
當朕非固欲誅之和仲當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設有敵當如何不  
誅恐無以警諸將然誅一人須要是卿等更熟議○是月禁出西方  
○八月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  
般賣鹽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故蓋以此路諸  
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鹽使之自運除本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就  
其息之中以十分為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遂州所得既微是  
致無方及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以為寄椿則其  
窮置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宜保其無欲乞委本司

湯邦彥使虜

黃茂材教陣

論宰臣當谷切

重邊郡選辟

乞玄相應

葉衡罷相

及提刑鄭丙漕臣趙善政公共將一路財賦通融斟酌為久遠之計  
 既於漕計不乏又使一路州郡有以支吾見行鹽法不致弊壞從之  
 ○是月湯邦彥使虜請河南陵寢之地也○九月辛卯詔楊慶荊南  
 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  
 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丁酉知荆門軍黃茂材言庶李靖六花  
 陣法出於武侯嘗因陞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  
 以七十五人為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為七軍  
 每軍旗幟各別色號置造兵器候今冬躬自教習大陣包小陣大營  
 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陣今來荆南府差將官前  
 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乞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却差荆  
 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巳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負臣  
 等於擬除批旨等筆皆不便上曰朕深入思慮以未得其人故爾遲  
 遲因汎論中外臣僚上曰為宰臣須習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誠如  
 聖諭坤之六二乃大臣爻其辭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  
 大乃能有容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奏後之為輔臣者往往先  
 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上曰士大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短纔居

政路便竟有此等病茂良奏書之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猶無他  
 技云云蘇軾為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上曰  
 此說極當次日內殿奏事畢茂良等謝昨日聖訓上曰今士大夫能  
 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庚子詔階成西和鳳州  
 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共選辟并臆量見任  
 人委實癯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躬親審量保明申取朝廷  
 指揮其所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邊賞一節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  
 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  
 度乞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緩一節一面應機將  
 附近軍馬遣發前去却申制司照會從之○是月葉衡罷相以諫官  
 湯邦彥論其奮身寒微致位通顯未聞少有裨益惟務險悞以為身  
 謀也初命知建寧府言者不已遂罷之○閏九月庚戌詔諸路常平  
 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  
 給夫廩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  
 運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於九月初旬條具聞奏○辛酉浙憲徐  
 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移郡之

孝宗三年

禁私  
易官

小官  
不許  
再任

守組  
宗成  
法

不許  
附降  
附屬

賞季  
川奉  
我

加大  
上帝  
后尊  
號

不受  
王捐  
棄餘

推行  
張祗  
保伍  
法

邑移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攝或以卑官而任重往往辭繁就簡捨  
 薄從厚請求僥覲惟利是趨易置紛然浸亂舊制理宜戒飭從之○  
 壬戌詔浙東提舉鹽司駮訪浙西提舉薛元鼎措置印給亭戶納鹽  
 手曆式樣符合支本錢尺數秤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鼎印  
 給手曆遍給亭戶今賞曆就秤下支錢至是復令浙東行之○丁卯  
 詔浙東今歲間有旱傷州軍仰轉運提舉日下委官興修水利召募  
 本處闕食人支給錢米因此存濟趁時修築不得因而科擾○辛未  
 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耿成令再任上曰祖宗成  
 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以  
 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畫  
 一僅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是月賑兩淮  
 饑○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祖  
 額○庚辰詔昨令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旱傷江東淮東為  
 甚未委當來如何興修元興修官具祈以聞從門下省請也○丁酉  
 進呈御筆將上臣僚奏吳益王府多字號宗子係英宗四世孫祖免  
 親乞陞等換官并每月添支錢米及雇募人等上曰此事須當討論

恩數即可與如服屬宜容輒有陞降○壬寅上諭執政曰李川按劾  
 統制官解彥詳等不能平賊此甚可喜風俗委靡務為姑息以徇人  
 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有能奉職者須與激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  
 與復元官更轉一官○十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大上帝后尊號光  
 堯壽聖憲天躰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  
 上皇后○戊午進呈提點坑冶王捐奏刷到本司寬剩錢十萬貫欲  
 乞進入以裨慶資之萬一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須却宜令就本處椿  
 管充製造軍器使用龔茂良奏是奉不惟可過獻羨餘之原亦使中  
 外聳然莫測聖意所在○癸亥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計錄備載天下  
 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僚  
 有請倣本朝三司之制專奉提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  
 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為文具乞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裨天下財賦  
 有所稽攷不致失陷從之○戊辰進呈知靜江府張祗奏保伍之設  
 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究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  
 效近復以推於一路乞下有司攷訂斟酌申嚴而行之上曰張祗頗  
 留意職事可委諸路州軍守臣詳廣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帥憲司

孝宗 淳熙二年

溪瀟  
民兵

俗修  
水利  
不戢  
罪  
申嚴  
大臣  
見容  
禁

行六  
上慶  
壽禮  
更定  
強盜  
賦法

李燾  
上兩  
朝通

常切覈察毋致稽慢○拭尋又奏本路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  
 邕之所管輻負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  
 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邕之  
 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  
 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  
 者餘二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卒盜賊都巡  
 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  
 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南方久遠之蔽之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  
 從之○已巳進呈提卒江東潘甸提卒淮東葉翁權發遣平江府陳  
 峴具折到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  
 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內江東  
 已去處最多被傷分數尤甚於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翁特降  
 兩官陳峴特降一官○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  
 如侍從兩省官二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  
 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  
 守施行○十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禮朝儀

不肅有違條法令閣門覈察彈劾○甲午行上皇慶壽禮以太上皇  
 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是月更  
 定強盜賦法詔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藏南庫封樁庫提領左  
 藏封樁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樁上下四庫併為二  
 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樁庫為各將兩處錢物乞從朝廷各行就便  
 對允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合千人等從  
 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樁庫對允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  
 目寢廣龔茂良奏朝奏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  
 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  
 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  
 所積尺絕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  
 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醜錢色日粗可  
 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為計專指南庫充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  
 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  
 年之用若繼自今樽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上感  
 悟○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神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自治

孝宗 淳熙二年

關兩  
浙福  
建土  
兵

不計  
四川  
借取  
田

谷本  
監司  
郭守

禁納  
苗重  
收持

質葉  
衡

陽邦  
命被  
羸

平四年二月盡元符三年正月○以王捐為都大提點坑冶其合差  
官全揖奏辟尋移司饒州歲鑄以十五萬為額

○二月辛巳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

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藝已精孰為弩手自可

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元木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軍

乃用長槍不能及虜元木遂以輕舸遁韓出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

弓弩元木必成擒矣今汝州鄴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

歸更加激犒他時調發必易集也○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陰雲不

見○進呈上皇日曆○夏四月戊寅進呈四川總領所乞再借四路

職田租課十年歲為錢十二萬貫充揀汰人請給上曰昨借諸路職

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躡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奏圭田所以

養廉誠不當借上曰卿等可契勘別撥錢作揀汰人請給職田自今

歲便與給還○龔茂良等奏昨已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奉監

司郡守指揮未嘗曾經看覽否上曰薦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

却長奔競之風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三代良法久亦不免

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奉何由知之上曰若令雜奉

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况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

於人材博采遴選如此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

不以內外雜奉監司郡守咸各五人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

旨○辛巳進呈兩浙運判吳淵奏乞將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

得過三分御筆將上龔茂良李彥穎奏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

者至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上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

漕臣自當覈察若有似此去處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諸路依此施行

○是月雨雹○葉衡責居郴州以其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

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初湯邦彥取為大言唐允文深器之允文

出為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文沒邦彥還朝為右司諫奉詔充

申議使使虜求陵寢地邦彥至燕虜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流新州

上諭輔臣虜既不受本朝禮物邦彥乃受虜中所賜拜受之際理亦

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一斥不復自是河南之議始息

不復遣使矣

○恢復之機既失雖虞允文始相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

上書

卓卓  
犯階  
級降  
官

不許  
張默  
添差  
張不  
瑾不  
東進

為請然識者以為當爭之於未講和之初而不當爭於和議已定  
數年之後被維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反以大義責我故當時端  
人正士如張斌黃中劉琪朱熹呂相謙最為持大義者也而乾道  
五年張斌入對則謂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  
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內百姓之心六年黃中入對則謂言  
和者忘不共戴天之讐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之大  
言無必勝之術內修政理外觀時變而已張斌再入對亦謂虜中  
之事臣雖不知而境內之事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創民貧國家  
兵弱財匱正使彼突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七年劉琪手  
疏則謂吾所以自治者大抵闕畧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  
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  
不可勝言者呂祖謙輪對則謂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  
始終本末當具奉緩急難易當預謀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  
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能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  
滋月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  
恢復之可圖乎蓋炎興之虜奉辭以討之可也隆興之虜正名以  
絕之可也乾道之虜積兵以圖之可也惟隆興有恢復之志而无  
恢復之機此孝宗之志所以未及遂也

五月丙午龍茂良李彥穎奏農事正是時民間以久不得雨為慮適  
連夜霽極可慶上喜甚曰朕日夕以此為憂早上方宮中焚香拜  
謝天地更乞恩惠成此豐年以寬焦勞之念不知江東淮南何如可  
今逐路漕臣具得兩日分及布種次第甲尚書省○戊申進呈權知

隆興府呂介中奏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愾怒形於公後  
上問如何龍茂良李彥穎奏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  
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  
容如此上曰祖宗立法有深意錢卓可降一官○癸亥王淮進呈步  
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  
己身飢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  
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龍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聖  
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詔以張默為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  
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  
礙否龍茂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婦正人方得添差在法稱戚里  
者謂二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  
同奏之除正闕書庫官詔從之○是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瑾入  
對上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  
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淳熙三年為始減放詔  
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丙戌進呈敕令所修到寺監長貳  
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澤外更與遺表蔭補條法上問舊法

淳熙二年



朱喜  
除秘  
書郎

不真  
辭命  
與祠  
贈魏  
揆之  
官

不私  
趙師  
變

鄭鑑  
除校  
書郎  
詔獎  
劉琪  
臺察  
廷官  
擇遠  
地監  
司

如何龔茂良等奏舊法已與致仕蔭補無遺表恩澤上曰名器之  
濫皆由如此放開莫若只依舊法○甲午龔茂良奏近奉詔旨欲獎  
用廉退之士有朱喜者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直蒙錄用上問曾為何  
官李彥穎奏聞曾歷州縣官一任後以密院編修武李傅士召皆不  
起近歲陛下特與改官見任官觀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  
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詔除秘書郎

東漢之興人謀成贊既不乏人矣既定之後建三雍  
講六藝東都諸子皆足以辨之雖不待於側席幽人可也光武獨  
拳拳於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祿之節操習俗既成國  
隨之而不振光武固有鑒於茲矣自嚴陵之高尚百世之下聞者  
興起清問所宜獨有取  
於廉退之士其以是夫

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  
利乃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冲祐觀  
○上謂執政曰有魏揆之令安在龔茂良等奏已物故上曰其人直  
諫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近有鄭鑑議論  
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偽為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  
思魏揆之鑑時為太李正遂命召試館職又曰揆之雖死欲少加旌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別可贈宣教郎直秘閣○秋七月乙巳宣諭湖秀兩州積欠最多趙  
師變雖已去官可併將上取旨龔茂良李彥穎奏陛下之於群臣了  
無親疎之間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聖心如天地之公本無  
分別○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上語執政曰鄭鑑所試館職策議論  
切直甚可取因問今合除何官龔茂良等對曰前此李官召試往往  
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書郎賞其盡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  
率剴切不易○詔獎劉琪琪時知建康府以江東荒歉琪賑濟有方  
也○八月庚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陳季善進對論仁義功利之辨  
上曰仁義既行功利自在其中○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事彈奏  
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可各特遷兩官○九月癸亥  
侍讀周必大進讀三朝寶訓真宗皇帝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  
曰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擇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自今凡命  
遠官尤須謹擇上曰於所不聞知處尤當留意○是月參政龔茂良  
李彥穎等謝外日宣示中宮禕衣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  
所費不及五萬緡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不  
多上云朕安肯於此妄有所費上因宣諭近來風俗如何莫大段奢

後自  
官禁  
始

錢良  
臣請  
三總  
習  
所  
弊

批出  
決  
得晴

後否奏云輦轂之下，近似稍侈，皆由貴近之家，倣效宮禁，以故流傳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禁始。茂良等奏：仁宗嘗以南海没入大珠，賜温成皇后，時為貴妃，以充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豈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仁宗大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頓減。上喜云：此事誠當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以儉德聞，何患不革？上曰：然。○初，錢良臣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龔茂良秉政，聞戶部歲撥淮東錢六百九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同著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取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恐賂賂事，資極力掇之。茂良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析，既又改為契勸。俄中旨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曆所收已行改正，故二人並遷官。卒坐茂良黨，罷云：大同獨無所卒，竟翔朝路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苞首

賄賂根株盤結，其來已久，非但一日也。○是秋彭州奏奉詔撥上供錢，酌減六州三縣酒課額，民間作佛老會以報上恩，乞以功德疏隨會慶節表疏同進。上弗許。守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懽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來額外橫賦，盡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龔茂良奏：陛下躬行節儉，視民如傷，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爾上曰：自渡江後，所增稅賦比舊如何？茂良奏：如茶鹽權酷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椿等錢為江浙數路之害。陛下念念不忘，若一旦恢復舊疆，則輕徭薄賦，自有日矣。上曰：然。○台發等州水。○冬十月甲戌，初上以雨過多，恐妨收刈，御筆欲行下諸路決遣獄囚。於是擬進指揮上曰：朕以久陰祈求，未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頃刻吹散，至晚已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龔茂良等奏：天人之際，其應如響。陛下此心與天通，宜其報應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張掄奏劄乞宣付史館。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諭及此，如此則是朕自矜也可。寢其奏。○已知龔茂良李彥穎奏：昨日王淮趙雄為臣等言，玉音嘗及中宮，辭受合得恩數，并及平居常服，澣濯之衣等宣諭。臣等切謂

孝宗 淳熙三年

中宮  
儉約

禁奢

後殿

於官

官考

創太

史局

醫官

不帶

醫郡

不許

僱延

民訟

補

能

濟

官

能

能

能

謹出

中宮天資恭儉誠為盛德且有以見陛下齊家之効上曰家道如此深以為喜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為不及茂良等奏國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下之心蓋治躰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本朝皆無此等可以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上曰然夫抵治躰不可有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為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乙酉進呈禁止奢侈指揮上曰今日習為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施行○進呈太史局官制上曰古者日官居鄉以底日今太史局官制太輕且如醫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保安和安之類庶幾稍重其事醫官昨來多有轉行遙郡者既名伎術官却帶遙郡輕重不倫自後宜罷之○詔今後監司被受三省六曹委送民訟事件並仰躬親依公予決疾速回報若事干人眾或涉遠路須令委官定奪亦仰立限催促仍令所屬曹部置籍稽考如有違戾注帶申尚書省將所委監司取旨施行

民訟之淹其為民之害甚於水旱之變以夫民之訟而至於有司也貧者兼旬而屈富者雖累歲而无傷王符愛日之言嘆農民之廢業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者蓋為是也聖詔丁寧首及於此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雖堯舜之用心亦何以過於此哉

庚寅御筆曰鸞爵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丁酉進呈漕臣吳淵具到秀州十年收支錢數多寡不同上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可令呂正已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培斂惟先能節用即年例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蠲減少寬民力龔茂良李彥穎奏聖訓及此天下之幸也○庚子上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屢省乃成欽哉事至於屢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再三詳熟思慮方為盡善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於天下比來甚悞此龔茂良李彥穎奏臣等生長閭閻更歷州縣見聞不為不多然猶思慮有所不及陛下深居九重處事無不曲當非

恩賜作道

不許改易戰船

后裁恩澤

賜東官通繼絕事禁終司受遺受餽旌孝行賜諡更不命詞再任邊守

聖智絕人不能及此上曰亦賴卿等佐佑自今當勉之○十一月戊申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陛下俯念四蜀消課虛額之弊乃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為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令下之日百萬生靈鼓舞驩呼如脫溝壑寰區四路州縣節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日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聖道場臣謹按慶曆六年二司使王拱辰建議推河北滄瀆兩州鹽仁宗皇帝曰使人頓食貴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報上恩今幸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侔同辭宜與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詔從之○癸丑郊○是日進呈建康都統制郭剛奏本司車船戰損已補填依海船樣造多槩飛江船上曰車船古之朦衝辛已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剛具折并約束汭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槩船止許逐軍自行剗造並不得充新管車船數○御筆詔三省樞密院諸州軍守臣惟才是用今後不拘遠近州軍並聽於文武臣內選差○十一月乙酉龔茂良等奏昨者恭觀中宮奏劄檢照皇太后親屬恩澤裁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

宋史卷九十八

惟紹興三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二十名十二年與二十五人近制裁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鐫其半皇后猶且謙冲退託力具辭免陛下遂賜俞允今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為臣下者當如何欲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詔從之○是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是冬賜蘄州黃梅縣方甫旌表門閭以三世同居孝行顯著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減徽州稅額○是歲詔今後法應得諡及特命諡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敕吏部牒本家照會○罷鬻官田○詔知興元府右軍統制兼知階州田世雄前軍統制兼知鳳州傅鈞各與轉一官任滿日並與再任從制置司請也○安南李天祚死子龍翰嗣

淳熙四年春正月庚申樞密院進呈馬帥吳拱按正將馬彥恭輒役人船般載馬草已降充副將上曰吳拱初到所按劾須與行遣王淮等奏其事雖輕然違主帥約束宜為無罪上曰只依所申降充

孝宗淳熙三年

詔撰  
幸李  
語

行傳  
熙曆

州縣  
置財  
用都  
曆

命李  
官講  
中庸

措置  
預惟  
稅弊

副將○丙寅進呈紹興十四年幸李詔上曰今所降詔大意欲以崇  
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為君子之儒毋慕  
人爵之得龔茂良等奏當以聖語諭李士令載之詔書上曰可○是  
月行淳熙曆秘書省申昨為紀元統元乾道三曆交食不密得旨令  
太史局別造新曆已行進呈今來測驗新曆稍密上曰自古以來曆  
未有不差者况近世此李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草澤又難得  
其人新曆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淳熙為名○戶部  
侍郎韓彥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  
納一疋不止兩疋自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  
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  
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送使所餘  
則均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  
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  
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能否而為之殿最  
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  
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彥古所陳周知民  
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倣而  
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  
帳聞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惟憑赤曆難以稽考望委戶部  
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處止置都曆一道應有收到錢  
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  
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曆檢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  
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雨雹○二月臣寮奏祖宗朝幸學皆命  
儒臣講經上曰易詩書累朝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包括無  
遺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太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  
催夏稅民間苦之龔茂良李彥穎奏往年諫官曾論此事方施行間  
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申前說拘回錄  
黃其說謂近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  
遣若不預催恐至期闕誤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  
可置而不問茂良等次日同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  
應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

論郡  
守括  
酷克  
慘

幸太  
幸武  
幸

傳伯  
壽論  
武孝  
健祀

支借則戶部自無闕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上喜曰知此措置不過  
移後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於是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  
所部州縣今後須管依條限催理如有違戾去處仰監司覈察按劾  
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恩加惠斯民以內帑之儲假版  
曹之用不過遲速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促之苦與其有積  
於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聞損上以益下  
未聞財散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  
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為民生者培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  
培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  
且多為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  
酷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其微罪而  
墮其性命或罹非辜而被其家業乞明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  
定制毋得培克以竭民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  
生從之○乙酉幸太幸釋菜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  
朝三品服○幸武孝著作郎傅伯壽尋上言武臣之廟所從祀者出  
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

殺已降以杖盡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太上紹興間亦以  
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  
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佐秦駙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  
臣節不終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辨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吳明  
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為周所俘不能死節辜  
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揚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  
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  
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獫狁召虎之平淮夷皆為有周中  
興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  
之定西域皆為有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宴衍以靖胡寇祖逖擊嶺  
誓清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衆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忠義謀略  
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臣竊謂宜併詔有  
司討論歷代諸將為之去取然後與本朝名將繪於殿庑使天下士  
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  
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其為勸  
沮者大矣起居郎錢良臣亦請收建隆建炎以來功烈顯著者參陪

終歲  
憂念  
民事

論籍  
田頃

陳後  
御製  
賦留  
意我  
事

免和  
余之  
敷

廟祀 是年七月巳酉施行○幸秘書省賜省官燕上賦七言律詩坐

者皆屬和○丁亥龔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熙熙米價甚平

可以少寬聖念上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不收成其間少

有旱澇未嘗不惕然念之每歲常到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方始

放心○已丑進呈知臨安府趙確老具到兩本修造圖本西北隅建

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聖本

以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

親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

儒重道可謂至矣上曰太上於字畫盡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

猶帶隸跡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茂良等奏誠如聖訓○進呈國子

祭酒林光朝劄子今月十五日恭遇車駕臨幸太宰御崇化堂賜諸

生詔書宜刻之琬琰以風動四方上可其奏宣諭云前日誦義甚好

如訓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此說深

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未及○壬辰太常少卿顏度言籍田合得千畝

自紹興十五年給到五百七十餘畝以備親耕續因玉津園等處占

撥目即抵二百餘畝今又踏逐御路將來或率行典禮委是窄狹上

曰御路止是時暫經由可將見管步畝專充籍田他司不得侵占其

後籍田令趙監言御路係在二百一十畝之內乞依舊令人戶管佃

租種拘收花利應辦歲中祠祭禮料從之○癸巳進呈知福州陳俊

卿乞宮觀上曰前宰執治郡舊來往往不以職事為念如俊卿在福

州劉珙在建康於職事間極留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可令季士院

降詔不允○是月進呈徽宗實錄及仁宗今上玉牒○四川總領所

乞降度牒二千五百道措置備邊龔茂良奏四川逐料降換亡僧度

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一萬一千道不惟走失丁口為異

時患官賣不行必至抑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乞不須更降度牒

重失丁口是歲八月又給二千道時多以度牒賜諸總所貼助經費

後不盡錄○三月丙午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去歲

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

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歲止

免關外今從李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為惠尤廣○辛酉進呈

楚州捕賊推賞內隨從捕獲人欲支錢二十貫上曰與五十貫如何

王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三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資若支

孝宗 淳熙四年

不可  
監焉

論大  
臣節  
費

應移  
言臺  
職

將  
審  
材

宣示  
敬天  
圖

五十貫恐太多上曰是等淮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惟喜者不  
 過彼賞數厚而不平者千萬人也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  
 爵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循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  
 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  
 三省宜以此意宣諭○戊辰進呈戶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龍茂  
 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寶元慶曆故事命臺諫司戶部詳定上  
 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如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絕少朕嘗覽  
 戶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內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  
 若令臺諫論議又却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  
 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戶部條具至是進呈○是月以史浩為醴泉  
 觀使兼侍讀○幸玉津園宴射○是春閣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  
 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摺撫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  
 大奸大惡固不可不為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大有用之才豈可以細  
 故而輕壞之苟一陷譏議遂為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為用無復有矣  
 程顥為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輟  
 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躡劉安世作臺

諫官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  
 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乞降眷旨刻之御史臺諫院求為臺諫官之戒  
 上深然之○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翰等審驗到鄂州水  
 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  
 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成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奉主  
 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上曰謝貴  
 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五月癸亥知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侯  
 奏金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  
 糧處剋除上曰蜀中軍人貧甚宜宜更有剋剝可令李忠齊契勘起  
 置月日因依中樞密院王淮等奏欲併約束諸軍上曰俟李忠齊奏  
 來却與約束○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玉音許賜宣  
 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上顧左右取圖圖至叔達整衽肅容進觀  
 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  
 著亦欲以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言人君所以享國久  
 長皆由嚴恭畏敬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因言陛下於敬天之事既  
 知所以為戒又知所以為法宜乎聖德日新天之相之有隆而罔替



論士大夫言農事  
論士大夫言理財

論士大夫言恢復  
論士大夫言恢復

立三省審法  
立三省審法

戒士大夫  
戒士大夫

也○甲子進呈盱眙軍報淮北岸多有蝗虫此間却仍歲豐稔修德與不德之驗昭著如此上曰今夏蚕麥甚熟絲價米價極賤此甚可  
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  
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  
離此語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  
言理財為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淮等奏曩時虛名  
之俗誠是大勝自陛下行總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  
為之一變此聖主責賢之效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獨  
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六十畝為人所強  
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  
言之俛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淮等敢不揄揚堯言○丁卯密  
院進呈殿步司今來分揀汰官兵二日八十餘人宣命劄子及書付  
身合千餘道已於昨日令承旨司盡數當官給發上曰舊付身如何  
王淮奏昨取舊付身批鑿離軍因依今仍給還上曰頃歲逃亡事故  
有家屬者將付身批鑿輩弊甚多前此冒名承代者不勝衆今用批

鑿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濫不知其幾矣○是月福州建劍水命賑之

○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  
朝不肯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婺州○龔茂良罷  
相出知建康府以謝廓然論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罷政也○詔自  
今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再承畫降方可  
施行自是每奏日復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或有改易遂  
為故事時言者指龔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曾觀之直省官故也○六  
月辛未王淮等奏比來積雨陛下恐妨農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  
不御齊心祈禱聖德動天連日開霽天人相與之理於此可占雖然  
陛下寅畏奉天固非一日一念慮之間應答如響夫豈偶然者上曰  
所謂立之禱久矣○己知殿侍謝廓然言陛下臨御以來動鑿家法  
而治效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救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  
以來異母阿比以害公使忠良幾誤之士盡言而不疑好險傾巧之  
徒知退而有懼如此則治效可馴致矣從之○壬辰進呈禮部太常  
寺看詳到太武李神像合依五禮新儀制度用金裝飾上曰禁銷金  
指揮甚嚴令用漆金可也宜依禮部太常寺看詳事理施行○是夏

孝宗 淳熙四年

二廣 守臣 藏否 不入 雜歷 中閣 門得 部資 洛

不與 潛邸 祿差 將帥 將國 擇兵 官

殿內 侍寄 資官 以豐 年為 瑞

華科 奉弊

東宮官請皇太子近因讀范祖禹唐鑑見其孝問醇正議論精確欲  
 遇講日添讀此書從之○秋七月庚子右正言葛邲乞令二廣帥臣  
 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考察守倅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  
 亦乞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  
 未到者催促之任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  
 監司限兩月躡訪所部守臣臧否以聞○壬寅詔六院官依舊制不  
 入雜歷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林處封贈改正○丙午進呈昨得旨閣  
 門舍人黃爽行可與郡臣退而考之則資歷尚淺在外止數月到閣  
 門總二年陛下用人雖不當問資歷然近方立閣門舍人格日上曰  
 若不用資則他人皆有詞須得用資歷也閣門舍人幾年當得郡趙  
 雄奏近降指揮須開陞後更歷二年補外者與郡則有出身人六年  
 無出身人八年方可今爽行總歷二年半上曰爽行又是閣門祇候  
 非舍人自難為行不若且待○已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嘏畫像武  
 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辛亥  
 進呈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特與再任趙雄奏守忠  
 係潛邸祇應即非隨龍依指揮不應添差上曰如此則難為雄奏聖  
 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人例可也上曰既礙指揮不若且已雄奏聖  
 德誠不可及潛邸舊恩不肯假以一添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上曰  
 不如此則法不行○甲寅進呈郭剛申權統領陳鏗乞落權字趙雄  
 奏在外諸軍統領却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  
 得人上曰如此則尤好雄奏昨見王友直說須從訓練官處不輕授  
 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友直云惟將帥將國者乃肯  
 如此使人人似殿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  
 非躡國者不能也○乙卯進呈吏部申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上  
 曰昨與在京宮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奏從來內侍寄資  
 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上然之○戊午進呈畢趙雄奏蜀中五  
 月得雨遐邇皆足今歲又有大有年之望上曰如此則甚好江浙間  
 已大熟昨聞蜀中未得雨今已報得雨耶雄奏豐年須溥遍乃佳今  
 吳蜀皆稔此誠可慶上曰出以鳳凰之草甘露醴泉為佳瑞是皆虛  
 文不若使年穀屢豐公私給足此真瑞也○丙寅禮部狀少保史浩  
 奏恭覲邸報臣僚論科場之弊得旨申嚴行之臣守福州嘗為規畫  
 數十事宿弊既去場屋整齊試者一萬人無一誼諱臣當時措置曉

淳熙四年

治虛  
甲常  
平罪

養言  
弊  
茶馬

立待  
補太  
李法  
龍以  
死  
論  
事

示編類成書似與今來指揮符令謹以上進禮部  
臨安府雕板印造成冊遍諸州詔從之○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  
米元申帳狀管九萬二千餘石今次提率司申有六萬八千餘石及  
至盤量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其餘皆是虛數提率官李庚到任  
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  
乾道二年在任之人所申帳狀隱庇虛妄詔李庚特降兩官放罷趙  
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是月吏部郎闕蒼舒言馬政之  
弊不可悉數今欲去其弊獨有貴茶蓋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  
祖宗時一馱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  
二萬馱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郡歲市馬二千匹爾而併用陝西  
諸郡二萬馱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細及紙幣附益之  
其茶既多則夷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細而茶司之權遂行於他司今  
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馱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  
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蕃  
盡食永康細茶而宕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  
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岷岷疊石之土番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

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蕃茶之禁則  
馬政漸萎而邊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佐嚴行禁止○立待補太李試  
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竄龍茂良先是茂良退朝開府曾觀  
當道不避茂良奏白上前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躰上遣中  
使諭覲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擬之御筆宣問施行大遽會柴  
瑾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庶然除殿中侍  
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  
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內批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  
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  
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灑宸翰諭以躰貌大臣之意章  
再上落職罷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二年臣僚  
奏對有及備邊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可  
誅一也陛下孝誠篤至率群臣同上萬年之觴與冊正中宮駕幸二  
李亦皆斷自聖心李行巨典茂良乃自謂皆出其建明誕慢如此可  
誅二也以已所言駕為天語以陛下聖訓掠為己恩其可誅三也其  
薦察官則私以妻黨林處為首擬除後省則特以鄉人林光朝為言

李宗 淳熙四年

命守 臣教 閱民 兵

詔諸 州教 閱禁 軍

執政 減年 守舊 法

主帥 擇將 非才 降官

本朝 仁厚 比於 周

其可誅四也尋責盛遠節副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八月辛未  
詔今後職事釐務官並見闕方許差除其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已  
降指揮更不施行○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荆襄總費為緡  
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二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閱耶謂逐  
州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  
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候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樞密院  
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  
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  
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  
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  
去拍試如有武藝退惰且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癸未進呈程大  
昌奏士輟陳乞恩數乞依執政轉廳減半上曰士輟自少保轉少傅  
可依轉廳條格給之又宣諭舊法遷官却依初除試為大濫大昌所  
陳自有見行條法無可議者李彥穎奏大昌言宰執轉廳失於審勘  
便同除授全給減年合行釐正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見行條法○甲  
申進呈大理寺獄案上曰宋資成盜用過七千餘緡雖士大夫猶不

可知况小使臣乎可依擬定特旨施行乃刺配籍沒其家資○進呈  
鎮江府副都統制岳建壽申權統制杜俊乞落權字給降宣命都堂  
審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乏乃詔特與罷從軍岳建壽具折申上曰身  
為主帥既是統制官非才自合審驗中明今乃因循津發豈得無罪  
可降一官○九月丁酉朔日有命○已酉御講筵侍讀史浩讀三  
朝寶訓真宗謂近臣曰諸路限點刑獄官昨已令察官吏踰違不理  
而廉幹之士未令稱奉四海謂朝廷惟求人過又慮不識治身  
之人因而生事當降詔以有能吏聽其奏薦浩曰本朝祖宗忠厚如  
此上曰本朝仁厚可比於周又讀秘書丞鄧餘慶坐祠祭不至私罪  
當劾所薦之主上曰連坐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猶尚可矜其有  
奉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敗累何以逃責王曰曰薦才誠難亦有中  
道改節者上曰然板十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曰  
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以信言而坐之告曰聖  
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真宗與王曰之言可以見聖賢  
之遠近也王曰為知欲坐繆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真宗以為拔  
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聖人之言也其言

孝宗 淳熙四年

伴

不次  
用將

陰雨  
吳獄

給義  
士衣  
甲

密院  
審察  
人

包含廣大豈不如天之遠耶上曰孟子之言最為辯其視孔子之言則氣象大不相俟蓋孔子之言約而盡且如莊列之言自不如老子之約此乃賢聖之分也○是月閱蹴毬于選德殿○紹興府水○冬十月戊辰執政進呈金州副都統制李思齊申請軍官擇有才略智勇人不次陞擢上曰專用年限資歷則才者無以自見若許躡次陞差則兵官得人矣詔許躡等陞差發付樞密院審察取旨給付身○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即時躬身前去檢察決遣如路遠去處分委通判杖罪已下并干繫等人日下並行踈放仍將已斷放過名件逐一開具聞奏○已卯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臣等**曰刺民為兵鬻民為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歐民以棄南畝游手日眾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庚辰詔幸灘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職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自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十一月己亥樞密院進呈金州管內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二千三百餘人見闕衣甲千八百餘副上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趙雄奏陛下興言及此義士何得不以死報近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今欲行下逐旋均撥應副并舊宣撫司亦大有衣甲已令周嗣武點檢俟申到定數亦當分給義士也○庚子樞密院進呈內外諸軍申繳逃亡事故付身上曰近來軍中之弊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奏且如軍中陞差與揀汰離軍之人今赴密院審察皆有去取此事亦奇上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私喜怒有所陞黜也○甲辰樞密院進呈魏王奏武德郎鄭曰古乞改添差明州都監趙雄奏曰古無添差恩例若欲從之須降特旨上曰既無添差恩例自是難行雄奏如此則令具正闕奏辭上曰甚好雄奏一使臣差遣小不應格雖魏王奏請陛下亦不從群臣誰敢不遵守格法也○丙午樞密院進呈李川申近旨不許管軍官接見賓

李 川 社 私 謁

不 廢 審 察 法

論 農 田 五 書

大 關 難 禁

何 僻 措 置 水 利

客川自准聖訓不敢妄見一人遂歛衆怨動生謗議趙雄奏欲申嚴  
 指揮行下上曰李川能如此遵守誠不易得可與再行約束仍獎諭  
 李川將帥能如此執守甚副朕意宜益堅此意勿郵衆怨謗議雖起  
 不足慮也丁未乃詔江上并四川諸軍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重  
 作施行干求乞貸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以賊論○戊申樞密院進  
 呈郭鈞甲乞將右軍統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移即非  
 勅行差乞免赴樞密院審察上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乎趙雄  
 奏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上曰審察之法豈可輒廢若以  
 爲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津發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十  
 二月甲戌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  
 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催追逮之擾此其害農  
 一也公事之追鄰保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村一事追呼千連多  
 至數十人動經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肯釋放此其害農二也丁  
 夫工伎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  
 下之縣縣下之里胥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  
 農爲之工役達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爲之丁夫此其害農三也

西 漢 書 卷 九 十 一

九 十 一

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猶曰賦歛不及也  
 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肯輸納有司均其數於租戶胥吏喜於舍強  
 就弱又從而攘肌及骨此其害農四也○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于茅灘皇帝登  
 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世卿奏人馬成列奉黃旗諸軍統制已下呼  
 拜者廼奏發嚴奉白旗聲四鼓變方陣次變四頭八尾陣爲禦敵之  
 形次變大方陣次奉黃旗聲五鼓變圓陣次奉皂旗聲一鼓變曲陣  
 次奉青旗聲三鼓變直陣次奉緋旗聲二鼓變銳陣管軍奏五陣教  
 畢放教是日天氣晴爽無纖雲器甲精明光耀原野士氣銳天顏甚  
 悅上宣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留心軍政深可嘉  
 尚犒賜將士有差○戊寅前浙東提奉何偁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  
 河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淺決硤閘溪浦河堰弗潭湖埭六  
 十三處計灌漑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奉姚  
 宗之覈實開具聞奏○是歲知遂寧府杜莘老奉布衣雍山行義召  
 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

卷 九 十 一

四川 財用

胡元 賈茶

胡元 賈茶 井鹽

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使  
 臣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  
 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  
 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  
 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禦使  
 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  
 夫為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  
 舍人敦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差度支郎周嗣武點磨四川總所  
 嗣武尋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  
 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曆尾雖管錢引八百萬道乞存留在蜀以備  
 非常急闕之需從之○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云為蜀民之病者惟  
 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  
 以後始從官推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  
 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王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  
 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竊為都大提舉奉行不度略減都額而  
 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

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零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以此  
 之類不一逐歲多是預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  
 提舉日又計興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  
 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俵引數按月追取息錢以致茶園百姓愈  
 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  
 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丙子奏減額○元質又  
 云鹽之為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  
 七十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鑿砌以牛革為囊數十人牽  
 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脉漸竭乃繩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  
 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甕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  
 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人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  
 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  
 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  
 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壅  
 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負之無  
 力柴薪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益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

孝宗 淳熙元年

減井  
額

再均  
減井  
額

禁預  
借

率  
額

私債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覈鹽井的實盈虧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詔令元質與李繁同共相度措置條具聞奏元質續奏鹽井重額沈痼百姓垂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觀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從之○元質又言簡州最為鹽額重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四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遂并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煎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貧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淳熙五年春二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戒州縣如有違戾監司常切覈察從之○己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之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一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為奸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父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絹一疋官司紐於父例利其重價及頭子勸令市例糜費之屬必欲單名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

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壯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縮從便送納從之○是月雨土○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為最重如夏秋稅縮以田畝所定稅錢為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縮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錢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縑不過二貫兵興以來每縑乃至十貫是一縑而取二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縑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嗷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為額減放訖其它州縣尚有應昨來



指揮去處乞行下約束詔四川總領所同逐路轉運司取見諸州軍  
未盡數減放因依更相度與裁減若以歲計却有妨闕仰公共措置  
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是月以史浩為右丞相○親試  
率人賜姚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史謝廓然言近來掌文  
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  
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今省闈引試乞詔  
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是春詔會子以  
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沓行○夏四月辛未  
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前御前激賞支  
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  
令本府印給文榜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人戶今年已多納折  
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之數即不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  
人戶徑詣尚書省陳訴○丁亥詔令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  
一看詳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敷奏者如有利國便  
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方許上籍一供省覽  
一留三省以備奉行如涉兵機即閱密院○是月雨土○五月甲午

宋監本

卷之六

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祕撰令再任以栻久任帥閩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  
曰宰相豈當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為黨彼  
安得不結為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  
王正己為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朕不  
以朋黨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  
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君不明為群邪  
所惑遂致如此甲辰進呈庚子宣諭聖語論朋黨事上曰唐文宗有  
言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  
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  
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嘆之其患盡在人君  
之無孝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適從何朋黨之有  
哉使曾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  
自無朋黨只如唐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  
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傾險宗閔之黨豈無周漢  
之直諒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范成大奏陛下

孝力高妙鑑自聖心漢唐史策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入以詔萬世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時君不知孝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孝如終始典于孝如孝于古訓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上曰善辛亥進呈庚子申辰兩日聖語上曰前世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為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錄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甚可憐也朕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則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則為之掩卷太息上又曰君子群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群曰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皆可指以為朋黨耶浩奏堯舜在位九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雄奏人主之聽僕有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今陛下謂朋黨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朋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誘其衷否則有所謂

天奪其魄

天人之際

其可畏旬

○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

能之○六月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無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訟無一不用關節欲望百司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若內外皆行公道毋徇私情其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甲申詔可令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雜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壬辰詔侍御史亦令薦舉○閏六月丁酉湖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自今曆尾雖管錢月八百萬道欲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闕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持根本之義上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尚未為多自命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會子接濟民間其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二萬道僅歲添印一日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大理

長隄

旌節死

不以文采取武臣

陳俊卿入對

上從 諫疏 近習 朱熹 攻其 昇

卿吳文如等劄子本寺公事勘斷盡絕並無收禁罪人見今獄空欲依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獎諭○丙辰淮東總領言高郵寶應田歲被水滂昔元祐間發運張綸興築長隄二百餘里為亟管一百八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年穀屢登自殘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專委官同守令於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堰斗門亟管察隄岸之損缺修築填補庶幾公私利便從之明年四月三日畢工詔淮東總領葉翥覈實以聞○是月興州都統吳挺言今階成西和鳳州并長峯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總四萬九千餘緡而所費乃一十七萬緡乞令州縣召民力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強覓強震並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覓守環州震為兵官並死節不屈於虜也○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份充東路安撫○秋八月甲午內降御筆詔略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蚕婦終歲勤動賈賤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蓰以輸其直甚亡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賈強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以聞重寘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國子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怠其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琴書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九月壬申幸秘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騃少監鄭丙紫章服○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曾覲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閣門事樞密都承旨甘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正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俊卿判建康因過闕入對宣出賜茶論覲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紀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上感其言因是稍疎覲於是覲亦竟為上所疎七年疽發替死八年趙汝愚為吏部侍郎上章力抵王抃之罪會抃擅許北使以起立問起居上悔悟汝愚因請對論抃逐之抃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為上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謂有材行熹曰奸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上察其奸竟抵昇罪

陳俊卿  
用白劄

得熙曆後  
天

編光  
弄慈訓

耕租  
牛免  
力充家

**大事記**○曾觀龍太淵王抃甘昇四人懇特恩寵招權納賄然四  
凶之寡不能以勝元凱之衆故曾觀龍太淵之始用事銷劉度張  
震胡沂周必大金安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終以博應求一言而  
去曾觀再至與王抃甘昇為奸銷劉琪張拭龔茂良鄭鑑表樞爭  
之未勝而曾觀復以俊卿一言而去王抃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  
昇以朱熹一言而去於此見孝宗之英明塵翳終不能以滓太清  
也於此見乾淳君子之多根秀終不能以害嘉未也

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賈送俊卿  
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  
軍國幾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實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偽也今乃  
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  
自可付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  
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  
弊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  
行則真偽不分豈不誤事况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  
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弊尤為非便上降手札獎諭愧謝  
之言○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玉牒○冬十  
月先是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頒曆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

己丑晦蓋小盡也於是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立定調護久之虜  
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曆官荆大聲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  
故後天一日也○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  
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日上  
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  
至自宜大書於策以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  
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  
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  
自今以後所得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  
俾之登載日曆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  
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祕旨監鄭丙等奏  
所書太上皇帝聖訓皇帝問對玉旨及尊號詔冊儀注之類乞先載  
日曆外仍別為一書自朝廷立為書名頒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  
為名○丁丑進呈王希呂繳奏浙間州縣推排物力至于牛畜亦或  
不遺舊法即與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等第之文送勅令所看詳  
人戶租賃牛畜雖係營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戶

孝宗 淳熙五年

置成  
都府  
軍

史浩  
罷相  
趙鼎  
右相  
趙鼎  
趙鼎

關防  
奏  
弊

中廣  
西官  
鹽

耕牛租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路州縣遵守施行上曰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檢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戊寅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公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謬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觀魏證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皆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證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兵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軍為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以趙鼎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十一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自上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乞將南康軍諸處魚池為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上曰聞沿江之民以魚為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乙卯進呈知臨安府吳淵劄子乞復置西溪等兩處發引欄稅上曰關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豈可復置欄稅○臣僚言昔大觀中嘗患內外官司奏辟真屬差遣多是權要子弟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奏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以聞欲望檢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必於貼黃前說不係權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寔之意詔從之○是歲前知雷州李郊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與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紹興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撥還轉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為民害者止令轉運司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為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為永久之利臣恭聞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由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為妄議者紛更實一路幸甚詔令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劉琪

孝宗 寧熙五年

以爲疾請奉祠未報請致仕上以瑛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瑛知疾不可爲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任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其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去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擯退以幸天下後謚忠肅瑛之孫子羽之子也○知廬州舒城縣余永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沒家財

○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所下後省看詳司狀大社令葉太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寔封差人置曆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戶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提領所其他倉庫理合同所貴社絕姦弊本司看詳欲依所陳自合遵依祖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癸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推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推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實官中並無唯遇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慶守盱眙嘗獻淮白却而不受近蒙太上皇帝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勅令供責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留尚書省卿等可取以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檢素只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上曰太上皇帝留得圖畫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衆敝生焉陛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真堯舜主也

○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焚之獻而召公有憂之作書累數百言其方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險清靜之治者二十餘年實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險清靜之治者二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惟壽皇聖帝於此物无所取於滋味无所嗜於禽畫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爲外慕亦由聖見高明誠足以知其爲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乃機疏業之聞此所以勤政務李獨出於百王之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欵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太上皇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

利

路科  
買金  
銀

吏民  
勅  
勅  
勅

能  
能  
能

樂  
樂  
樂

類  
類  
類

下文字今後有以此等事切須執奏○四川制置胡元質夔路運判  
韓暉奏夔路之民為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民力重困  
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  
置已將鹽課贖刺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  
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  
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  
上曰監司郡守與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  
之民最貧韓暉為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上曰不可不  
旌賞尋加暉直秘閣○兩電○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上儲宮也  
皇太子從召史浩曾覲入侍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  
新喜而念舊興至明遠樓下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  
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庚寅參  
政錢良臣以失舉如驤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  
常憲朕不敢私可鑄三官癸巳詔戶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  
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礪老各降三官以保舉如驤坐失舉也先  
是驤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已事發免其決台州編管籍沒家  
財故有是命○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  
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上曰卿此奏尤為得體朕  
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  
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今後如有已見利便  
聽非時聞達即不得輒陳乞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隆官不在此  
限○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球或蒙賜酒其諸  
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  
宣喚輒詣榻前紊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  
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朝不失禮儀不失恭然後法度正而堂陛之分嚴若  
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恃恩昵干求奏請輕瀆主威則亦幾於褻  
矣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棣之請蓋肅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  
於是乎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編  
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  
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  
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智

孝宗 淳熙 八年

計融通

親大

不祥

周萬物俯念及此創為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做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為名○三月庚午進呈知鎮江司馬及言用石修砌湖闡門浚海鮮河使舟船有艤泊之所上曰司馬及浚河修闡惠利甚廣可除寶文閣待制○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効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不可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精圖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於是出御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略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于病民或異此朕何賴焉汝等得不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不可而裁抑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乙酉進呈除目李嶧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三日注籍上曰可錢良臣奏李嶧乃李如岡之子臣李如岡之壻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與外補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卿進然卿既以親嫌為辭可與近見闕知軍州差遣○是月高郵軍通泰等州去年以田鼠為災田穀絕收命振之○兩雷○夏四月丙申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其家却懇請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卿監又非閣門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私愛惜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為萬世之法○丁酉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負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司屬官准此○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樁庫閣蒼舒狀封樁庫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兌支遣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實前此所無○戊辰進呈秘書省狀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禮畢奏祥瑞官一員上曰朕以豐年為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丙戌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峒擒捕

孝宗 淳熙元年



平柳  
案

誅勦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俟荆鄂大軍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無慮四五千入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養兵皆出民力小寇不用蓄兵何為卿為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軍今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及王佐也○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窺目不一失於參照且有以其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其無拘礙盡許拘截者緣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所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

保全  
李嘉  
思家

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上曰師說兄弟呼母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貨財以傾之豈為母之道耶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協和如或不俊即實典憲未晚趙雄等奏陛下聖慮及此不唯有補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奉宣恩旨副朕保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上曰如此施行非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是月東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秋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景奏唐鄧諸剽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甲子趙雄等謝昨日家恩賜新荔子流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子蒙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遠方

楷丑  
唐鄧  
積蓄

不喜  
聯折

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眾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時  
 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惜也  
 ○癸酉進呈知臨安府吳淵狀修造後殿畢工上曰朕本不欲修群  
 臣皆言此殿朽換不得已修之趙等奏此殿乃昕朝聽政之所及將  
 來大禮陛下於此宿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  
 三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乎○中書省又鄭  
 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官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  
 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  
 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官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厮役  
 監門邏卒亦皆濫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閘堰  
 橫被醜賞欲行裁抑詔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  
 書讀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  
 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  
 李本等皆以失職待罪上曰謂之無罪可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  
 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甲申臣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  
 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  
 用奏狀近年因臣僚奏請凡沿邊守臣與帥漕臣并主兵官許用劄  
 子自後他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并其間往往抵  
 訐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  
 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遠并乞  
 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者略賜  
 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詔從之○是月進呈今上會要一百五  
 十卷○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丘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祕  
 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  
 產所宜莫不該載詳備實有可采詔特遷一官○八月戊子進呈勅  
 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駝馬舟船契書收稅上曰  
 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壬辰上宣諭近建  
 康行宮王管匙鑰內侍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今歲  
 遠近皆豐熟可謂屢豐年也朕殊以為喜趙雄等奏陛下聖德日新  
 故天報以屢豐年之祥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  
 德仰承天祐○上宣諭宰執批荅辛弃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  
 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弃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乞先申

飭續具按奏御筆付辛奔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為因循將兵不練例皆占破絕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黃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諭之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軼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上又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絕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上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等奏有以此欲悉刪去上曰可悉令刪去○壬寅詔浙東提舉樊仁遠於盜賊將發之際輒薦雷傑自代外託孫能內實避事又所薦雷傑顯屬繆舉可罷新任○九月戊午趙雄奏前日已降指揮免奏祥瑞上曰朕自有真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給人足瑞莫大焉○庚申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上曰徐存習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官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

明過於堯舜臣下凡一經奏對者輒知其為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上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上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其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上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合祭並南焉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錄連典故一神宗聖語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當宗

祀今天祖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理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大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夫凡為天子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為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待講傅卞言臣等竊以為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則知父天者不專謂乎考也一乾道六年李壽為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日祈穀在夏日大雩在秋日明堂在冬日圜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

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如圜立獨明堂之禮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皇帝建炎二年既祀圜立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太宗並配天地神祇饗禘祫祫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又祀圜立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太上皇帝慈訓實為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二月蓋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令禮官太常寺詳議而舉行之○丙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質奏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權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降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二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冬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初封制制○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趙雄等乞宣示御製用人論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為卿等設耶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贊襄

劉新  
聖不  
極丹  
履

論賞  
罰出  
於无

聖瑾  
賜談  
落職  
嚴異  
罪思  
澤法  
龍二  
廣採  
官

之力○癸卯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旨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厥故也○癸酉上宣諭曰近蒙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太上皇帝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上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謝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太上皇帝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及蒙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上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雘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戊寅進呈右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上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亦嘗宣諭黃洽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警之置器須置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

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是月雨土○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瑾具祈到薦奉王璞因依上曰曰今歲免發海船而瑾乃以發海船薦舉王璞可謂欺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甲午進呈士輅乞將異姓恩澤與姪文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恩澤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文夫無服上曰既於法有礙今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已亥刑部尚書謝鄭然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煙瘴去處又見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校尉尉攝參軍助教權攝上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司令二廣帥潛憲司將似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今後州郡違戾仰按劾施行如諸

孝宗 寧熙六年

世之  
君所  
爲恭  
儉

楊榆  
家

放免  
征稅  
日有  
戴氣

江  
府開  
河道

司違矣許互察以聞○辛亥進呈知舒州趙子濠奏本州支使鄒如  
愚司理趙善劬荒廢職事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  
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  
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者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  
叔世之君所為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  
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  
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兩旬恭者不侮  
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  
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卿所玩好者一切不  
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陛下躬行如  
此聖學高矣○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  
為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  
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  
除之○潼川府路言馬甫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  
旌表潼川府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楊榆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  
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賈氏追悼

喪葬盡禮至有芝草生於墓側楊榆事其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  
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楊榆孝感所致也

○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收  
稅一年為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上曰朕於內  
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黃榜旣揭都城權  
呼蓋古今絕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  
入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  
稅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為上瑞

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稅一又詔免田租之半又詔  
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冊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乎  
所孫蓋恭儉之積也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  
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  
盡出內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效實見  
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  
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及以爲險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闊海鮮河及新何等以便舟  
船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湊前此綱  
運客船漂溺不少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壬辰趙雄等

魏王  
論

察官  
察事  
之效

張斌  
卒

覆城  
湖北  
之政

奏魏王薨背乞寬慈抱上技決曰朕邇來躡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夭也趙雄等奏昔建儲之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已酉進呈提奉江州太平因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以聖德頌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為侍從惜其老矣欲與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頌也○丙午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爾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卒官邪悉去矣○是月進仁宗玉牒慶曆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哲宗玉牒○頒釋奠儀○張斌卒初斌在朝未暮歲而召對六七斌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孝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上復念斌除知靜江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兩病斌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煮鹽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斌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鄰毋相殺掠示之恩信謹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橫山買馬之宿弊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斌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群盜遁去又益為教條喻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斌既以禮遇諸將得其懽心又加恤士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斌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二歲一遣官就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斌為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准奸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斌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估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之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斌劾大辨詐讓兇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索十大辨易他郡蓋宰

宋 嘉祐六年

明 本

孝宗 淳熙七年

張斌  
不得

武季  
取將  
帥才

賢良  
詔奉

本二  
帝后  
宴天

相忌斌者沮之云斌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  
 作遺表來上畧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  
 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即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上迄不  
 見也斌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之其在靜江特  
 進二秩為承事郎斌之言曰孝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  
 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斌講孝所得之要  
 也斌嘗從胡宏講孝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斌默然若有得者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季補官差注格法上  
 曰武季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父在軍  
 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庶幾得人○壬戌詔季賢良內  
 降制略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躋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  
 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  
 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真賢實能莫為時出也中外侍臣若  
 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巨名來上名儒茂才有能稱吾詔  
 者當宗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

丞季士待制各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至大內開宴  
 於凌虛閣下上巾裹赭袍赴太上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  
 歲壽酒三行太上壽聖聯步輦以行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  
 敞不加丹雘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  
 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路石橋少憩上捧觴勸太上  
 次勸壽聖皆酌飲上亦兩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上奏太上曰苑囿池  
 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  
 皇帝曰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於是  
 曾覲退而紀實以進詔宣付史館

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有臣業所就  
 馳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謂胡越一家自  
 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  
 中燕樂之語而史筆大書以為漢唐盛事然自後世視之卻行之  
 恭內禪之說亦不容所談焉今觀壽聖聖帝所以脫其親者二十  
 八年之間又慈子孝始終死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覲之所紀特  
 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孝宗之嗣承大寶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溢美冒兩扶筮  
 其禮勤也入宮降輦其精真也五日一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



或恭請燕遊其所以盡孝子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好而喜不自勝步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詔所御之服曰此古人班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禮。御所賜之服曰此正昔人班衣也。罕有之典。虜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夷狄矣。冷泉之遊。杯酒相屬。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和真樂。可勝既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園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敬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為川口與商川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毀錢為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椿管。從之。○已卯上曰。進讀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後殿。大率日旰方罷。朝隻日又御講筵。過是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滿下十刻而無倦。○夏四月癸卯。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負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

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闢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歟。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

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  
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  
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畧能驚逐  
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窳  
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  
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  
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  
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  
之讎又何時而可雪邪○己酉進呈芳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  
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  
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爲限此外小使  
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卒出身之類皆自科卒中來  
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公邊職  
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卒人豈可不遵三  
年之制可依奏○五月壬子朔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  
燕又蒙頒賜宸翰且終日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古今治亂之要躬行  
恭儉之懿可謂醉酒飽德上曰昨日少款終日論道絕與聽絲竹不  
同又不設菓草不具珍饈而醉飽自有餘居常燕設亦不過如此醉  
飽之外雖八珍羅列亦何用徒暴殄妄費耳雄等奏陛下儉德中外  
所共知無不欽仰贊嘆○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  
雨可喜趙雄等奏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上曰霽霽  
如此皆是黍稷稻粱過如雨珠玉矣真大祥瑞也上又曰連歲豐稔  
米雖至賤雨旣愆期朕不敢忽是時雨正霽霽上觀雨笑曰此雨從  
何處來雄等奏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下誠  
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乙卯史浩等奏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臣等  
竊惟學于古訓監于成憲傳說所以告高宗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群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  
陛下久臨大寶歷年方永不待進言益勤典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宣付史館詔從之○進呈廣南路經略  
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  
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究二縣委不可割上曰不若仍舊上可輕  
更易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更改適

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  
審○甲子上曰昨日日間雖小雨至夜霽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  
孳孳為民未嘗敢忽庶幾天心昭格雨暘以時趙雄奏聖德之修固  
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旱之辭每疑好事者  
增益之且湯之不瀟聲色自無女謁何至於盛今曰女謁盛耶則是  
嘗果有此事矣○已知進呈畢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臣功業之成  
否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憲宗則能成功其後在敬  
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雄等奏有堯舜之君然後有皋夔之臣有湯武  
之君然後有伊呂之臣皋夔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為而况裴  
度乎史臣贊裴度以為非前哲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知言也上曰  
然○是月頒淳熙新書○六月丙戌上問周必大曰頃以虜中叢桂  
葉示卿曾細看否必大奏已曾細看語多麗率上曰北方之文豪放  
其弊也麗南方之文縝密其弊也弱○甲午詔監司郡守所屬官或  
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  
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詞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刺若  
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與訟不當者則當為別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

亦不得一例文

上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乙未趙雄等

考近日雨頗霑足皆取私所致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  
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祁寒皆未免於怨  
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固其易斯盡善矣雄等奏居常以盡公增告  
戒若曲循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眾人之毀也上曰曲意  
徇人所悅者寡不悅者眾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  
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壬寅進呈秘書郎李燾表竊觀國朝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  
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  
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畧倣祖宗舊  
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為一場上曰古之儒者  
以經術入疑獄若用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為  
用且事涉科舉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  
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詔從之○丁未三省奏去歲豐稔今  
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人就近  
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

西倉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之佑惟當增修德政耳○是月秘書郎趙彥中疏略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帥成式具在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乎今乃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替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任罷總領漕司營運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自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明客等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將何以阻之○丁丑進呈檢會六年詔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山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破其無家累并在寨身故人即未諺理一體上曰台與哨使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悉備○石無事須訓練不可使之太

大驕則臨敵遇戰誰肯效命○八月進呈

梁李珣乞宮觀上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內侍陷之以利內侍以其書繳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雖替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盛德事也○己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宿置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挺言本司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從之○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為考任詔從之○己亥上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舟聞平江府月供闕米皆在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供雖糴無害它時水生却令併輸○辛丑進呈台州自淳熙元年至三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除放內庫執以無例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除之○是月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弃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司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為額○旱○九月癸亥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

會子代  
精習

儲蓄  
以備  
歲

制  
禁

養  
發

計  
總

多辯於是詔今後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  
 并人使在庭依儀其餘並免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  
 名○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  
 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解先是上諭  
 宰執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  
 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擔擊民間尤以  
 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  
 今日之重耶○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  
 當務寬大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是日進  
 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遺表擬贈承宣使與恩澤上曰前日給事  
 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  
 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上以為  
 然○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  
 如未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  
 蠻人欲進馬二百匹并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  
 獻止許其互市趙雄等皆贊美聖德○十一月己未知隆興府張子

顏言言襄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畧曰  
 按藉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  
 許臣依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從之○壬申進呈知南康軍朱熹  
 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上  
 曰南康旱傷已支撥米與賑難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聖  
 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儻利百姓則雖百萬不惜上曰朕於內  
 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二親下則犒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  
 後苑毋妄殺如鶴鷄並不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胡羊每遇斷屠則  
 以一口奉太上一口奉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姿仁  
 恕陛下蓋無愧矣○十二月黎州五部蠻寇邊○是冬進呈四朝國  
 史志○戶部郎趙師罕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寢多中間雖將頭子  
 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寬剩  
 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為財賦  
 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  
 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戶部見有催轄司上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  
 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之名徒重複無益也

淳熙七年

卷終



